

●江浩对文学界的震撼，被称作是“北方大漠卷来的狂飙”。这个从“逃学儿”、“盗马贼”蜕变成文学骄子，同时是集作家、编剧、导演于一身的奇男儿，被外国评论家称为“站在魔鬼与天才之间的人”。

江



长·篇·小·说·卷

浩

文集

2

●一部充盈着血性、雄性和人性间阳刚之美的作品

●第一卷为纪实文学卷，共收入《昭示：中国慰安妇》、《穿越铁幕——一个中国人在以色列》、《在北美的困惑与焦灼——温哥华国际电影节见闻录》、《塔尔寺：牢骚与虔诚的归来》四部作品。

●第二卷为长篇小说卷，共收入《盐柱》、《他从古墓中来》、《倾斜》三部作品。

●第三卷为中短篇小说卷，共收入《北方的囚徒》、《雪狼和他的恋人》、《猎场扎撒》、《冷酷的额伦索克雪谷》、《是马就有三分龙气》、《都冷桑阿爸和他的梨花鹰》、《废墟里的轶事》、《扎鲁特草原的三骑手》、《哀歌》、《老枪》、《圆寂》、《空祭》十二部作品。

●第四卷为人物传记卷，壮写第五代导演：

何群——《现代的供祭》、

侯咏——《终极的孤寂》、

吴子牛——《嗜血的王国》、

姚云——《白色的苍生》、

胡贝贝——《废墟的祈祷》五部作品。

●华艺出版社

目 录

盐柱 (1)

他从古墓中来 (224)

倾斜 (339)

盐 柱

她拍打着被踩得尽是牛屎的背囊，跌跌撞撞地逃下了车；刚刚从狭窄的坐椅空间解脱出来，又立即陷进蒸腾的暮色里，和呛鼻的石灰尘质的尘土中，但毕竟自由了。她大口大口地喘着气。

同时挤下车的，还有一路上嘴就没闲过的那帮蒙古族妇女。

长途客车沿着阿力坦大坎斜坡一直升上去，直到人们看不见为止。

她左右看看，哪一个也不像是来接她的人。

那几个蒙古族妇女，嘴里不知叨咕着什么，猫着粗壮的腰，如一堆聚在一起抢食的鸵鸟，摇晃着肥大宽松的袍子，用一双双赭红色的粗糙大手，急促促地翻动着脚下大片大片的草滩和一个一个的包裹。

等待了她们不知多久的蒙古族男人，默默地站在或者蹲在深草里，默默地收拾着勒勒车毡垫，勒紧松懈下来的坐骑肚带，默默地把驮架重新架到爬卧着的骆驼驼峰上。

蒙古族男人见到远行的女人归来，脸上没有什么表情，只是木然地朝属于自己的女人瞅上一眼。蒙古族男人和蒙古族女人的感情交流很简单，就像冷峻的高山和温柔的草滩相交，远远望去你什么都看不见，直到有一天你无意中走进相交处，才会震惊地发现有一条凝重得几乎成了胶水的河，在被原始灌木丛遮盖着的

断壁里默默地蠕动！

她惊讶他们之间的麻木和冷漠。

她终于找到个干净点的马莲堆坐下来，等着据旗文化局长说的“只有他才能引你找到‘胡笳’”的那个人。她掏出一张新加工但一眼就能看出年代相当久远的照片。

有一个粗壮的蒙古族中年汉子，留着长长的后辫，亮着秃秃的半月型脑袋，端坐在毡房的门口，在他怀中斜躺着一件箫不是箫笛不是笛的乐器。

这张照片是由日本女民俗学家鸟居君子于1920年在内蒙古昭乌达盟喀喇沁旗王府拍摄的。

她就是为了鸟居君子无意拍的那张照片中的“胡笳”而来的。照片也是无意发现的，但它却证明了：在内蒙古东部地区，直到本世纪30年代尚流传胡笳；喀喇沁部实属蒙古古代乌梁海部落——这对于她来说是一条黄金线索。

现在，她已经开始了黄金故道的探索。

一路颠簸的酸楚由于坐下而从骨缝肩胛渗透出来，她困倦地把双手往脑后一抱，就势仰卧到闷热的草滩上。她眯着眼睛，朝夕阳望去。她惊诧地发现：在落日的照射下，眼前浮动的一簇簇野草，全变成透明体，如万千明净的纤维，在炽热的阳光中渐渐地熔化，和落日融为一体。她觉得这种现象太罕见太惊奇了。以前在城市里也许见过，而从没引起自己的注意。现在，她的整个灵魂和肉体都陶醉在这偶然出现的现象里，觉得自己的身体也正经临着一缕缕阳光的温暖触摸，激动得发烫的躯体在一阵阵舒适的浪潮推搡下，慢慢地分解在阳光里。自己也成了一个圣洁的透明体。

她在烦躁的等待中，发现了另外一个世界。在那个世界里，一切都是透明的，一切都是温暖的。她出神地盯着孤零零的野草，叠化在辉煌的落日里。只感到一股遏止不住的暖流，正流经被冷落

了许久的每块神经区域。使那枯萎的欲望又在体内缓缓地蠕动起来。

暖，暖呀！她重新想起属于女人的种种欲望；是北方落日把她折磨的。她想就这样永久地躺下去，永不起来，永远享受着这种令整个身心麻醉得软弱起来的舒适感觉；情愿在它的怀抱里慢慢地死掉。这是最美的了。

她折断一棵灰蒿，举到夕阳的光照中。

它顷刻间燃烧起来，宛如一尊火把在落日的圆中晃动；慢慢地它被白炽吃掉了，变成了一棵晶体树，只有一个比丝线还细的轮廓，挂在一缕又一缕的阳光上，如一蜘蛛网在罩着荒原落日。

她想把自己也举起来。

“马的……你的……马的你骑吗？”

她听到这颠三倒四、但生硬得别有一种韵味的汉话，激灵一下从荒草里坐起来。因为这是一个男人。她茫然地瞅着突然闯来的人。

是个三十岁左右的蒙古族男人。

眼白干净得没有一条血丝，白得耀眼，含着一颗黑得发亮的瞳仁，正不动声色地居高临下地盯着她。

她有点发慌。现在最好的办法就是赶紧站起来，和他的视线呈平行，这样才会抵消一些恐惧。在北京动物园，她曾经看见一只凶残的秃鹫，那秃鹫就是用这样的眼睛，不动声色地盯着饲养员放进笼中的兔子。那只兔子惊慌乱窜一通，见没有什么危险，就躲到一块石下大口喘起气来。也就在这时，秃鹫竖起两翅扑下来，一爪下去把它横撕两半。想到这儿，她猛然跳起来。

此时，他们平等地注视着，能感到对方的呼吸。

“你要干什么？”

“马的，骑吗？”

他晃着被卷毛缠裹的下颌和突出的鹰钩鼻子，如一只野兽的

脑袋，从长长的马鬃后面钻出来，冲她露出一口天生的白牙。

她有生以来第一次这么近距离观察一个蒙古族男人。

歪戴着一顶旧得既看不出质地也辨不出原色的厚呢礼帽，恐怕是他爷爷年轻时戴的；宽宽的起了毛的帽檐，斜着罩在沙粒般粗糙的古铜色脸上，帽檐遮住了一只眼睛，露出一只眼睛，好像半个白天半个黑天。

她想，他的帽檐要再大些，两边再往上一卷，就和美国西部片中的牛仔一样了。

一道阴影蛇一样无声爬过他的鼻梁。阳光下，他左臂搂着一匹白马，右手牵着一匹全鞍红马，一副要急欲做成小本买卖的样子。

她闻到一股浓浓的男人汗味。

“一个钟头，马的你的骑——五元钱，你的给。”

他伸出栽满褐色汗毛的大巴掌，在她的眼前一会儿伸出一个指头，一会儿展开五指，笨笨拙拙地帮着舌头的忙。

她警惕地摇摇头，本能地往后退了一步。

她干脆背转身子，省得他再来纠缠自己。传说中和小说里给她美感和向往的蒙古族男人形象，成片成片地崩塌了。

“我的，你的承包了。”

她听到他近似无赖的话，转过身来，悻悻地瞟了他一眼。

他根本没看她的反应，滑到白马肚子下，把礼帽往脸上一扣，躺在骚动不安的马蹄中间，只露着被络腮胡子包裹的嘴，像一堆上马石等定了她。

她紧走几步，离他远了一点，打量着越往远越蓝的阿力坦大坝。她知道，离开那条战备大道朝西北坡爬的山路，是她要走的路。这是一条最长也是高原上唯一的上坡路，山路一直往云里爬，把牛群、勒勒车队、卖盐的骆驼和来收购皮毛的商人，一下托到满是风哨乱窜的天上。你再也找不到下坡路了，顺着蛇一样游动

的风哨，就要一直一直往上了。先穿过一片红得不肯长一根草的雨裂沟，再路过一片连马群也不敢涉足的野枣丛林。再往上，山风像绊马索似的不断把你推倒。最后，你走着走着觉得头顶的山峰不知被谁用铲子端走一半，于是，阿尔泰高原就宛如打麦场平展展出现在你的眼前。乌梁海部蒙古后裔，就生息在这封闭的高原世界里。

她要找的胡笳，蒙古语为“冒顿·潮尔”(Moden—Chor)，就因这先天赐予的禁锢地理条件和近似凝结的文化背景，而在蓝色山脉中幸存下来。

她期待的人，并没有出现在高原的山路上。

高原的上坡路上，连缕云都没有。

她抱着双膝，坐到一处被牛蹄踩烂但正如新棉絮般柔软的草丛里。高原的风便顺着漫长的斜坡滑下来，猛烈地横扫着又尖又嫩的草尖。这时，她才感到风怒号着从头顶刮过，而身旁则是又平静又舒适；草丛那湿而又发闷的热气扩散到腰上，使她老想起别的事情。怪难受的。她抵抗似的勒紧了衣服的下摆，缓缓地躺卧进既保温又能把欲望遮住的深草里。

她在寻觅刚刚看见的那个通体透明的世界。但那个世界随着她刚才的起来走啦。她躺在草滩上，依旧朝西看去，那片辉煌烧得只剩一片残灰，贴在阿力坦大坝上，被高原的风挤得立了起来。眼前大片大片的野草，顷刻如一片黑色的森林，山脉般厚实的继续往四外散着。她叹了一口气。

蓦地，一只黄黄的透明的螳螂，正沿着黑绿色的背景，爬进她已经疲惫的视野。

她几乎不敢喘气，怕惊走了这个生灵。

它长长的脖子上歪顶着扁平的脑袋，给人的感觉好像是一个把脖子伪装拉长又戴着一顶前进帽的小丑，在东伸西晃地表演着什么哑剧。它笨拙地交替朝前甩着两只爪子，以便把柔软而

肥大的腹部，从窄窄的草丛缝隙中拖带过来。

她从螳螂的眼睛里看见了自己模糊的影子。

它横着黄得娇嫩的身子，滑过一片栅栏般的森林，便顺着一根草茎，舞着呼呼作响的带齿前爪，攀到尖端。整条草茎弯曲下来，如一张拉紧的弓，准备随时把站在一端的螳螂，弹射到黑灰色的阿尔泰山高原上。它在呼呼悠悠的晃动中，朝四外转动着长得有点虚假的脖子，好像在等待或谛听着什么。

她躺在草丛里，仰视着。只要稍稍移动一下头发或者脸，一切便都会消失。他一动也不动紧紧地盯着它。

墨绿色像风儿似的，一遍遍涂着阿力坦大坝，并且颜色越来越重，浓得好像把自己吸进墨绿色里去。

另一只螳螂出现了。

她本能地预感到一种事情就要发生了。

现在，它们都看见了对方。于是，便像游泳似的甩着各自的长臂，朝对方不顾一切地游来。

它们在焦急的等待中终于相逢了。

它们温柔地拥抱在一起，用扁平的脑袋触摸着对方，检查着既熟悉又陌生的身子。它们用结实的双臂相互敲打着，大声地询问着旅途的艰辛与寻找的痛苦。

它们陶醉在双方的气息里，忘记了自己的位置所在。在它们紧紧拥抱的那一瞬间，便轰的一声双双跌落下来。但它们仍然紧挨在一起，继续欣赏着各自饱满得快要胀破的肉体。

她知道往下是什么了，想把脸移开，但始终没有移得动。她的心不知为什么开始加速跳动，跳得自己都能听到声响，好像一件危险的事情正在向她一点点逼近，她慌忙把一只手压到胸脯上。

它们停止了亲吻。

雄螳螂用粗壮坚硬的手臂，开始翻腾雌螳螂变得柔软松懈起来的身子，就像一个极有耐心的妇科大夫，在细致地检查着患者

的各个部位。雌螳螂在异性手指的触摸下，舒适得不断地抽搐腹部，似乎有些昏厥，一动不动地任其对自己身体的每个部位进行感觉。

雄螳螂支起整个身子，带着一生的丰硕果实，扑到刚刚翻倒的雌螳螂热烘烘的身上。

雌螳螂在一阵窒息中感到，滚烫的血液在雄螳螂腹部内低沉地搏动，像一只巨大而又温暖的脚，猛烈地一下一下朝她腹部踹来；撩得她的欲望，像砸溅的流水，泄到身上各个部位；害得她扭动着干渴的身子，无声地呻吟起来。

她一下喘不上气来。

雄螳螂迎着高原的风躬起腰身。

雌螳螂把头扎到热烘烘的大地上，等待。

她看见雄螳螂缓慢而又粗野地给雌螳螂进入，进入。雌螳螂先是承受不了这种凶狠的进入而剧烈地扭动整个身躯，企图把紧紧攫住自己的雄螳螂摆脱掉。但一会儿，它便安静下来，绷紧的肢体也一点点松软，最后完全瘫倒地上，任由外力的自然侵入。

雌螳螂在下面缓慢而又吃力地抬起脖子，扁平的脑袋亲向雄螳螂的脖颈。

“它要感激它。”

她这么想。突然，她觉得有一阵凉风攫住心，搔得心尖酸楚楚的，这么小的昆虫，把性爱估得这么饱满，如拉圆的弓能听到铮铮的响声；人，那么大的大反倒寂静无声？酸楚后不知为什么有一点悲哀。

她心神复杂地看着仍在交媾的螳螂出神。

咔嚓！

她听到了。她确实听到“咔嚓”一声！

雌螳螂没有去吻雄螳螂的脖颈，而是咔嚓一声，把雄螳螂的脑袋咬掉了！

“天哪！”

她被惊呆了。压在胸脯的手紧紧揪住衣领。

这时，她眼睁睁地看见：

雄螳螂在死亡时的剧烈抽搐，与交媾中的痉挛连结在一起，促使那种进入更加野蛮更加有力；雌螳螂被碾压得发出一阵阵骨节断裂的声响，整个身子被未彻底结束的雄螳螂无首尸身拖来挤去，任意地蹂躏。

最后，雄螳螂在临咽下最后一口气时，身子一挺，把积蓄了一生的爱欲，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射进雌螳螂饥饿的腹部。

她感觉到了。

雄螳螂死了。就这样在满足中死去了。

歇息了一会儿的雌螳螂，拽开了连结，转过刚刚满足了的身子，把雄螳螂挽在爪下，大口大口地吃起来。

“It was a terrible experience, and I won't forget it.”她几乎惊叫出声，惶恐中嚷出了一句英语。是怕其他人听懂吧？

与此同时，有一阵杂乱的脚步声，随着草传过来。她不由得紧张起来，整个脸火辣辣的。她急忙拽过背囊，压到雌螳螂身上。

那几个蒙古族妇女，怀里抱着圆圆的石头，从她身旁走过去，根本没看她一眼。她们走到一个圆圆的石堆旁，相当虔诚地把怀中的石头垒上去。这就是北方草原的敖包，质朴得没有一点音响；但当你伏身供祭时，你会听到它的血液如江河在坚硬的果壳里歌唱着。任何人走过它时，都要捡一块石头放到它的肩上，宛如把生命的一半寄托给了它。于是，你不管浪迹到哪里，你都会感觉到自己有了依靠。

她默默地看着她们的一举一动，自己也想捡一块石头，也想把一半的生命寄托给它，但又怕旁边站着的男人笑话。自己毕竟不是当地人，多少有点顾忌。

那帮蒙古族妇女，突然惊叫起来，像猎人发现了一只意想不

到的稀世动物。

她们拎着袍子，一只手如翅膀朝后展示着，躲躲闪闪，疑疑惑惑，试探着朝这边走来。每个人都不愿落在其他人后面，但每个人又都不愿抢在最前面。最后，她们站定了，眼睛直盯盯注视着酣睡在白马肚下的男人，叽叽喳喳地议论着什么。

她赶紧拎起背囊，远远地躲开了这片草滩，甚至连再看一眼雌螳螂的勇气都没有。

蒙古族妇女认准了他，就动手把白马和红马轰到一边，然后围着他坐到草丛里，不断地用笑声、骂声、拳头和指甲弄他。但他就是不睁开眼睛。蒙古族妇女们有十足的耐心。她们打开刚刚拖下车的大包小包，掏出一把把廉价的水果糖和邦邦硬的月饼，还有早已压扁的锡纸香烟撩开他的胸襟就一样一样往里塞。

如孕妇一般，他的胸脯越鼓越大。

一个有着红蜡焰般光彩的姑娘，用牙齿咬着一根长长的空心草茎，把含在嘴里的白酒，通过空心草一直送到他的嘴里。

他婴儿般地吮着，吮得那么惬意。

但，他就是不睁开眼睛，不看她们一眼。

她们失望了，长大的牛犊，再也不愿回到圈里啦。她们顿时感到整个身心疲惫得有点支撑不住，一个个歪在地上，用懒慵的目光开始寻找一直等待着自己的男人，然后拉拖着散架的身子爬起来。但他们还是怀着一线希望回了一下头，希望他在这时睁一下眼睛。

他嚼着长长的空心草的一端。空心草在他的帽檐旁晃来晃去。他是闭着眼睛嚼的。

蓦地，那帮蒙古族妇女用惊奇与困惑的目光，直愣愣地看着她，随后又看看他，好象才明白他们之间有某种联系，一种深沉的理解，便如奶水一样倾泻到大地上。她们冲着这个城市来的女人，和善友好地龇龇白牙，便爬上各自男人预备的交通工具，好

象什么事也没发生走散啦。

那个红蜡焰般健康的姑娘，没能骑走他的心；但在他散散淡淡的微笑里，却许愿般地让姑娘骑走了那匹全鞍红马。姑娘如愿地笑着打马飞进荒原。她自己明白：他有一天会到她的毡房来领马的。她的毡房不远，就在阿尔泰高原砂砾地带的草岗下。

从高原的断坎上，跌下一卷旋风，把一米多深的草，卷得东伏一片西倒一片；阳光在滚动的草窝拆开又合上、合上又拆开，像把银灰色的扇子。

那股旋风歪歪斜斜扭摆着扑来，将一簇簇白净的得乐苏草压得匍伏在沟坎下，又扑到爬往阿力坦大坝的山路上，抛出一长股一长股的灰尘。白马伸长脖颈看了看，把头一低，让旋风刮过去。

荒原上的男人和女人，都让这股旋风刮没了。

现在，偌大的草原上，只有她和他。

他躺在四处倒伏的荒草里，用带毛的巴掌拍打着白马的腿腕，好像在说：伙伴，你还有点力气。

这时，有一种被人遗弃的感觉袭上她的心头。

她拎着背囊，孤独地站在敖包旁。她直觉地意识到牧野在脚下向身后急速地滑动。她的身子保持不了平衡，失去重心往前栽下。

她一动也不敢动，两手拽着一缕湿漉漉的风，借着风的拉力，来保持自己的稳定。风，被她紧张地拉断了。她惶悚地倚住背囊，像倚住一条无形的但强有力的山脉。

干吗非得学鸟居君子？她有些后悔了。她有些恼怒冲动。“该死的冒顿·潮尔。”她骂了一句。

他像山一样拱起来，顶着开始发红的天。

他解开早就散到大腿上的腰带，把它像床单似的平展展摊到草滩上。他捡起掉进深草里的女人礼物，扎成一小包，拦腰系到前胸，让人远远看去，像是在那里长了个牛头。

他搂抱着那个牛头，一偏腿歪到马鞍上，只有左大腿压到鞍桥上，整个身子全都悬在右前方，好像马上就要栽下来似的，让看着的人捏一把汗。

马晃人歪地上路了。

“哎！”她没神了。天下没有人了。

她扔掉背囊，绊绊磕磕地跑到山路上。她知道一件恐怖的事情，就要发生了。她急冲冲地拦住马头：“你，你认识一个叫阿古拉泰的人吗？”她怕嘴说不清楚，连手势也稀里糊涂地上去了。

他用一只眼睛瞅着她，另一只藏到帽檐里：“十五元，你的给吗？”他像一只秃鹫盯着她说。

“行，行。”她跟头溜星地跑到草丛，把背囊往肩上一抡，又跑到马头前，紧紧抓住轻软的马缰。被他用爪子拎走，也比扔到这没有人的草原强。她想。她把钞票举给他。她的心虚弱地跳着。

“我的钱，先摆到这里；你的马嘛，我这先骑着。”他晃着络腮胡子的毛脸，得意地直咂嘴。

他在马背上朝她伸出左腿，几乎顶在她的胸脯上。她琢磨半天终于明白了，便把钞票塞进他的靴筒里。

“你把我，把我安排在哪儿？”她不敢往身后瞅，身子紧紧地贴着马脖子，死死地抓住缰绳。

只剩一匹马了。

“你的，贾燕的不是？”

他那熊一样的手掌，抓住了她的发凉的小手。

“贾燕。贾燕。我是贾燕！”

她抓着他的手，有一种抓到一捆干木枝的感觉，又硬又粗糙又有力；你可以把全身的力气都攀上去，那感觉是绝对让你放心的。

也只有在这一瞬间，她才想起他刚才叫了自己的名字。

是他叫的，是他先叫的。她的脸色阴沉起来。不情愿地扭动

了一下身子，想抽回自己的手。但那捆树枝的枝桠太有力了，挂得她的手连往回缩的可能都没有。

她像一截充满潮气的木桩，生硬冰冷地靠在马颈上，眼睛直直地瞅着远方。她不想看他。

一只红狐狸正潜入路边的荒草里，差一点把草滩点着；铁雀轰的一声，被惊吓得从草丛飞向天空，随后又像一把石子，散落在远处的高原上。

黄昏的风似一匹马驹，从她脚下撒欢似的奔过去，把背囊碰得歪了歪身子，几乎跌到马蹄上。

“你的不是走了吗？”

“你为什么不早说？”

“早晚嘿他妈的都不给钱。”他不敢使劲攥掌中的小手指，只是用食指和拇指如捏蛇似的捏着：“我不是说了嘛，你的承包了。”

“你把我安排在哪儿？”

她再一次气鼓鼓地问。她想到，那匹原属自己的红马，被他调情般地送给了那个姑娘。他明明早就认出自己，干吗把马放走！

“把你的脚，伸进登，左脚。对。右手嘛他妈的抓住我的腰带……一呀二呀……”

他把左手向上一拎，一阵风便哼唧着从腋下溜过去。

她在木然的摆布中感到身子升到空中。随之感到一扭歪，自己就骑到白马宽厚松软的臀部上了。

她的双手也情不自禁地搂住了他的腰。一股男人汗味立即侵袭了她。她难受得把脸扭到他的肩胛上，竭力抬高鼻孔。

蓦地，她似乎感觉到一个蒙古男人好坏好坏。他故意把红马让那个红蜡焰般色彩的姑娘骑走，然后他和她俩人骑一匹马！

她恼怒地一下松开搂住他后腰的手。

“抓住腰，我的腰！”

他啰嗦着伸出右脚，勾住地上的背囊带，把它拎到马上，横

放到马的脖子和肩胛之间。他一手摁着背囊，一手抖动了缰绳。白马甩着长尾上路了。他猛地反转过右手托住她的腰。

差一点，她从马的光滑臀部上滑下去。

她赶紧抓住他的腰带。并把小腹紧紧抵在后鞍桥的闪空处。

现在，她顺从地抱住了他的腰。他的腰真硬，和沉甸甸的河石一样。这个蒙古族男人劲真大，难怪是吃肉的动物。刚才那一托，腰骨都被搂酥了。她感到右肋被摻掉一层皮，火辣辣地如着了一片火。

白马驮着一颗北方粗糙的太阳和南方精致的月亮，离开去阿力坦大坝的国道，顺着从阿尔泰高原甩下的灰毛绳，一直坠下去。当坠得感到胸闷，开始大口大口喘气时，白马就开始爬坡了。白马几乎是直竖着身子征服高原。她什么也顾不上了，紧紧反抱着他连同浓浓的汗味，怕自己滑溜下去，怕自己再也没有力量升起来。

“我的鹰，你的看见了吗？”

他摘下礼帽，迎着山风大声地召唤致敬。

在一片雨裂沟托举着的草滩上，有一只鹰正斜着双翅，剪着一闪一闪泛着银灰光亮的草尖，如航模机一样在一圈圈下降盘旋。

凝固的晚霞，被忽上忽下的鹰翅，打得直往下滴血；风儿左一把右一把，全都抹尽了。

它飞得很急躁，不时地伸出腹下的双爪，似乎要把整片草滩拎起来，竖着挂到天上。

她的下颌几乎伏到他的肩上。她看见了。

“你驯养的？”

她的两手搭到他的肩上，伸着脖惊喜地叫着。

“它的，给你给我，找点吃的，懂吗？肚子里的东西。”

他拨转马头，准备绕过雨裂沟，登上那一片方圆没有三十米的原始草滩。

“是吗？”

她太惊奇这蛮荒的待客仪式了。但是她不再敢乱说乱动了。她不会调整自己身子的起伏和马在奔驰中的运动，产生不了一致运动的和谐，颠得她小肚子钻心地疼。她只能像一只猫，蜷缩在他的脊背上。

羊肠小道像一根发霉的羊毛绳，上上下下捆着雨裂沟不知有几百年了。白马踏上去，踩得扑扑直冒白烟；有时走着走着，它就发霉烂掉一截。他就得凭着感觉往前找。也许一会儿，也许半天，你才会发现它就挂在一根裸露的树根下，或者夹在两片雨裂沟之间。

贾燕紧张地拉着阿古拉泰的腰带。天哪，她简直就是悬空吊在他的身下。白马像是狗爬墙一样，贴着雨裂沟的断壁，向那片原始草滩登攀。

一大片被踩劈了帮的沟壁，慢慢松开双手，连声“再见”也没来得及说，就从马蹄下脱落到黑幽幽的沟底了。只剩下孤零零的小路驮着他们往上走。

登上原始草滩，眼前便豁然平坦起来。

原始草滩如一块从沟底往天空飘的丝毯，只是身下携带的泥土太多了，久而久之就悬空停滞在那里。

一些小鸟无声地从草丛里飞出来，被风卷了去。

那只鹰没了。

也就是一瞬间，她看见鹰从一簇飘忽的草墩后面扑啦啦飞起来。鹰的影子，如一只野兽，在深草上蹑足潜行。

他打马跑过去。

她在草墩后搜寻着想像中的断羽血骸。没有，什么都没有。每一根草都站得笔直笔直的，全是有前途的士兵。风儿又伸出暖烘烘的手，不断地扒着她的胸衣，往里窥探着。她烦躁地转过身，用脊背挡住了讨厌的风儿，抬头注视着一会儿被积云吃掉一会儿又

吐出来的鹰。

当她的目光被山风拆断跌坠到寂静无声的沟帮时，她看见一辆被雨涮得白白的勒勒车。

它斜卧在齐腰深的荒草里，宛如一个瘦骨嶙峋、白须白发的长者，等待着大地把他召回。两个惨白色的轮子，大大的，仿佛是两个立起来的八卦盘，风儿从那里穿过去，你能听到一种持续很久很久的共鸣，好似一架竖琴被谁拨了一下，那声音有种力量，诱得你直劲想往前走，想去看看是什么木质发出这种声响。可是，你一但走近这辆白白的勒勒车，又什么也听不见了，看见的只是一堆七扭八歪拼凑起来的旧车，一溜歪斜地支在草丛里。很像……很像那只倒下去的螳螂。草儿哼哼呀呀地从车棚缝隙里长出来。车棚下光秃秃的，像是长了块疤，，阳光被车棚垄断了，土地寒心地结了块板，不再把歌儿一节一节地唱出来。

她在勒勒车旁站了一会儿，便伸手拍了拍车架，似乎在说：你在这儿待多久了？瞧，草都从骨棒里长出来了。

勒勒车呻吟了一声，还没来得及回话，身子架便散开，骨棒瘫了一地，随之无声地腾起一片缓慢的带有霉气的白色木末粉，宛如一团烟雾。

她吓得赶紧后退了几步，害怕里面会扑出什么东西来。

一会儿，风儿把一切都卷走了，荒草里只剩下那块结板的土地，仿佛勒勒车从那里逃遁了。

她一步一步往后退着。

他歪戴着礼帽，拨开一丛深褐色的草，单膝跪下。

哎呀！她看见一根鲜艳的长羽翎，从他的双手中长出来。她跑过去。

风儿摇撼着栽在一眼洞穴里的羽翎，好似在摇动一面涂满五颜六色的旗帜。

他把两只熊掌顺着羽翎伸进洞里，像是去摸一个容易受惊又